

中国当代女作家随笔新作选 ①

# 凝眸

彭钟岷 主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 凝眸

——中国当代女作家随笔新作选 B

彭钟岷 主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黔新登字(90)04号

责任编辑:欧阳元华

封面设计:杨笑明

凝眸(A、B卷)

——中国当代女作家随笔新作选

彭钟岷 主编

---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阳云岩科技书刊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8·字数:700千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套

书号:ISBN7—5412—0589—3/I·193

---

A、B卷每套定价:34.80元

# 目 录

## 咸淡人生

- 张 洁:无可奈何花渐落 ..... (1)
- 方 方:都市闲笔 ..... (7)
- 方 方:文边闲话 ..... (14)
- 池 莉:逆流而动 不也乐乎 ..... (21)
- 张曼菱:文化的痛苦 ..... (25)
- 赵清阁:翰墨情 ..... (32)
- 徐 然:文学和我们的家 ..... (35)
- 黄晓萍:茶 道 ..... (40)
- 范小青:以肥为美 ..... (45)
- 范小青:小巷人家 ..... (49)
- 舒 婷:小气的男人与撒谎的女人 ..... (54)
- 陈祖芬:本来没有什么好笑的 ..... (58)
- 宗 璞:恨 书 ..... (61)
- 宗 璞:卖 书 ..... (64)
- 张辛欣:焚 稿 ..... (67)

|                      |       |
|----------------------|-------|
| 文洁若：我怕走过金鱼胡同·····    | (72)  |
| 黄爱东西：填 词·····        | (75)  |
| 苏 灵：阿里巴巴山洞在深圳·····   | (77)  |
| 苏 灵：沙头角里没穷人·····     | (83)  |
| 蒋丽萍：头一次“吃螃蟹”的滋味····· | (88)  |
| 马丽华：灵魂象风·····        | (92)  |
| 元 华：人 生 ·····        | (103) |
| 元 华：邂 逅 ·····        | (105) |
| 王尔碑：B先生手记 ·····      | (107) |
| 王英琦：遭遇鸡贩子 ·····      | (110) |

## 心香一瓣

|                     |       |
|---------------------|-------|
| 韦君宜：负 疚 ·····       | (114) |
| 谌 容：他活得有自己的味道 ····· | (120) |
| 叶文玲：唯向秋风恸 ·····     | (123) |
| 叶文玲：去往墓地的路上 ·····   | (127) |
| 杨 苡：我的母亲 ·····      | (131) |
| 宗 璞：三松堂断忆 ·····     | (138) |
| 杨 绛：记杨必 ·····       | (144) |
| 戴厚英：恺老，您好·····      | (155) |
| 茹志鹃：一炷心香 ·····      | (160) |
| 蒋子丹：剪辑的回忆 ·····     | (163) |
| 臧小平：心的祭奠 ·····      | (174) |
| 陈亚男：桂花成实向秋荣 ·····   | (180) |
| 苏 予：逃亡者的壮歌 ·····    | (188) |
| 殷慧芬：心 祭 ·····       | (193) |

刘烈娃：坠落的“太阳” ..... (198)

## 履痕处处

- 叶文玲：缱绻新疆行 ..... (203)
- 蒋丽萍：八月，在山中 ..... (216)
- 梅 洁：神农架三题 ..... (223)
- 边玲玲：关东这块土 ..... (229)
- 梅绍静：现在的北京城 ..... (233)
- 张抗抗：火山沉默 ..... (237)
- 苏 叶：烟雨暗千家 ..... (246)
- 黄晓萍：去黄陵 ..... (251)
- 黄晓萍：说苍洱 ..... (256)
- 郁 茹：希望之路的西部风情 ..... (261)
- 周佩红：远行二题 ..... (269)
- 陈慧瑛：风景和人 ..... (275)
- 唐 敏：南京夫子庙 ..... (285)
- 蒋子丹：午后的雷暴 ..... (293)
- 姜 丰：西行列车 ..... (304)
- 彭鸽子：轿子山行 ..... (310)

## 人物剪影

- 叶稚珊：在巴金家里 ..... (313)
- 李子云：与夏公聊天 ..... (316)
- 竹 林：冰心与萧乾 ..... (321)
- 韩小蕙：叶君健与大别山 ..... (328)

|                    |       |
|--------------------|-------|
| 韩小蕙:这就是张镔 .....    | (336) |
| 韩蔼丽:酒 话 .....      | (348) |
| 陈丹燕:袁筱一 .....      | (350) |
| 陈丹燕:中国人的微笑 .....   | (358) |
| 舒 婷:丽夏不再 .....     | (365) |
| 戴厚英:蒙娜丽莎 .....     | (371) |
| 姜 丰:王沪宁反对王沪宁 ..... | (379) |
| 刘晓红:我的姐姐刘晓庆 .....  | (385) |

## 女性话题

|                      |       |
|----------------------|-------|
| 韩小蕙:欲休还说 .....       | (392) |
| 杨 筱:生命·女性·爱情 .....   | (400) |
| 赵 玫:四十岁女人的新梦想 .....  | (408) |
| 赵 玫:幸福的牵扯 .....      | (411) |
| 李佩芝:写给男男 .....       | (416) |
| 李佩芝:笑笑男人 .....       | (421) |
| 池 莉:千古憾事 .....       | (423) |
| 李蔚红:我们是朋友 .....      | (426) |
| 陈 染:与母亲散步 .....      | (429) |
| 程乃珊:关于《走出非洲》之外 ..... | (432) |
| 毕淑敏:婚姻鞋 .....        | (436) |
| 郭淑敏:现代化忧喜录 .....     | (439) |

|           |       |
|-----------|-------|
| 后 记 ..... | (442) |
|-----------|-------|

## 无可奈何花渐落

在个体户的摊位上，看到苏联造的猎帽，纯毛花格呢，1799年老字号的产品，色调搭配得相当雅致，价钱也很便宜。不管是不是需要，就想买它几顶。这在我是经常的事。买东西不大看自己的需要，只要觉得好就买，买了做什么用？以后再说。

我在心里盘算一下，决定买三顶。一顶给我的先生，一顶给国文兄，一顶给叶楠兄。可惜没有国文兄号码，只好就买两顶。

先生似很满意，立刻戴上它到镜子前头去检验成果。

我听见他在洗手间里对着镜子自言自语：“老了，戴什么都不行了。”

我停下正在擦桌子的手，就那么愣怔地半撑在桌子上。那一会儿，我想到了我们人人都会有的那么一天——从爱照镜子，到不爱照镜子，以至不照镜子的那一天。

愣怔之后我更用力地擦起桌子，好像我根本没有停下过手里的活计。先生可是心力过人的人。我一面擦桌子一对他说：“谁说的！你戴上它还是很好看的。”

这不仅仅是安慰他。

就是到了现在，不论我的中外朋友见了我的先生都会说他英俊、气度不凡。

我没有见过他年轻时的样子，只见到过他青年时代的照片，的



确是风流倜傥，光彩照人。

闲来无事我会禁不住地乱想，这样一个出身世家的漂亮人物，不去当花花公子，竟然死心塌地地干了革命，可见共产党的法力、魅力无边。

尽管对着镜子的时候常常气短，一旦出了门就不是他了。

每年入秋，先生都要发一回完全可以避免的气管炎，而且每一发都要闹到住进医院为止。

他是老气管炎了，按理说应该懂得如何保重。可是他不。

我觉得他的气管炎差不多(我不说全是)都是因为爱漂亮闹出来的。可以说是为美伤身了。一个人爱漂亮爱到这种不管死活的地步，也算一痴。

要是别人，闹闹气管炎问题也不大。但他和别人不同，他的心脏做过手术，肺、气管的任何毛病，都会增加心脏的负担，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

今年秋天住院，医生更是不说自明地告诫他，他的病是不能再往前发展一步了，半步也不行。他自己也说，对于他的病，医生的招数已尽。

虽然每年一入秋，我就开始像个乡下娘们儿那样，鞍前马后地紧跟在他屁股后面唠叨：围好围巾！戴上口罩！穿上厚衣服！

先生便放出他迷人的笑，优雅地点着他的头。

此时我如不是见好就收，先生就不再优雅，而是虎下脸说：“你像管孙子一样地管我。”

到时候还是衣领大敞。就是十冬腊月，也不会扣上衬衣最上面的钮扣子，让他的气管直面风雨严寒。他说，只有那些土包子才会把衬衣顶上面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我说，你要嫌扣上第一个扣子不好看，可以打上领带。打领带就非得扣扣子不可了。他又嫌打领带麻烦。

我转而求助围巾。先生的围巾可谓多矣。厚的、薄的、长的、短

的，中国造、加拿大造、北欧造、德国造……其中一些不论花色、式样、质地，都可以说品味不低。他将围巾搭于后颈，使围巾两端飘垂于胸前，决不让它绕颈而过。

每每我都得按照保暖的需要，替他重新围过一遍。将围巾在他颈前打个活结，再把这个活结照领带的模样展平，像个崇洋媚外的推销商似地哄着他：“国外也有这样围围巾的，也挺好看。”

可是，我能每时每刻地跟着他吗？我还干不干别的？

先生藏起他的轻慢，挤出一个好男不和女斗的微笑，任我在他的周围忙碌着。

要他穿上厚大衣同样让我感到黔驴技穷。

我这一辈子为母亲和女儿操的心，也赶不上这几年来为他操的心。她们要是见我这样为她们操心，早就心痛得不行，先就让我把心省了。

起先我还能和颜悦色，苦口婆心。长此以往，年年复年年，日日复日日，最后还是闹到非进医院不可，以证明我的劳心如风过耳、一钱不值、无效又无奈的时候，我就被磨得发了歇斯底里。

要是正当风雪交加寒潮又到，他的扣子没有扣好或围巾没有围好、或还是一件薄大衣，我就会像没有教养的老娘们一样，见了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就抖落自己的苦情——你们看，不管我怎么磕头作揖，他就是不扣扣子、不围围巾、不穿厚衣服……好象这就能给先生一些压力，他就能有所感悟。岂不知先生什么阵势没有见过？这一招的结局自然也是以我的落花流水而告终。

最让我感到害怕的是哪怕正走在大街上，我也会不管不顾地大喊大叫，弄得过路人都驻足观望。

先生很快就会为此付出代价。没有一年不是这样冻得发了气管炎，然后肺炎，然后住进医院地循环。今年更是来了个二进宫。后一次险情不小，跨越了1992年到1993年两年的年尾年头。现在还在医院里住着。在这一险之后，先生似有悔改之意，我再提出注意

穿着保暖的话题，似乎能听进一些了。

我这样劳心，当然也不仅仅是为了他的健康，因为他一住院，我的担子就更重了。别的不说，每天往医院送饭这一项任务就非同小可。人一住进医院，在家里常吃的饭菜似乎就不能送到医院吃了。先生不馋，但是再好吃的菜，让他连吃三次，他就不干了。所以得处心积虑地调配菜谱。且不说满世界去寻找口味不同的菜蔬，唉，我是精于此道的人吗？特别在冬季，菜蔬的种类比夏季少多了。

炖菜还好说，炒菜，尤其是炒青菜，很难找出一个既保暖又保鲜、保绿的办法。

好在先生的女儿不时从他原来的家弄些菜到医院，助我一臂之力。毕竟我和先生是半路上的夫妻，对先生的口味了解不深。就是了解，也由于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饮食习惯而难尽如先生之意。好比说，她们告诉我，先生嗜爱卤猪耳朵、卤猪舌。但我从未给先生做过。我不知道上哪儿去买生猪耳朵和生猪舌，就是知道在哪儿买，我也不大敢待弄它们。

先生却认为送他进医院是个阴谋，说：“你就想把我推出家门送进医院，那就省了你的事。”

一个不但自己也是重病在身，而且里里外外还要一担挑的人，最大的愿望不是要别人万般地照顾，而是大家都能让他省点心。可这点心偏偏就是省不下来。不但省不下来，还累得不轻。

负荷到了极限就是失控。

我要是个不负责人的人也好，早就免去了这份烦恼。

我要是个家庭妇女也行，没有别的事，就是照顾丈夫，相信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而且这也怪不得先生。

他一辈子都是干大事情的人，像过日子这样具体的事，到了老年要他再去重头学起，是不大现实的。

最后，说来说去这都是命。天生我是服侍他人的命，天生先生

是让人服侍的命，就在我病得很重的时候，还要爬起来为先生忙这忙那地照料他，从来就没有说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让先生给自己端个茶、倒个水的。

除了母亲的照料，再没有享受过被人照料的滋味。这辈子也不会有了。

先生堪称奇人。从事地下工作多年，且出生入死执行过党的重要任务，多次被特务跟踪却每每能够从容甩掉尾巴，将党交待的任务一一完成。是南方局地下党榜上有名的、智勇双全的人物。

他的经验是：国民党的特务没用，要是共产党的特务跟上了就没个跑。在他身上对此论点我不敢恭维。例子之一是有一天我试着跟踪他，这位老克格勃竟然没有发觉，被我跟了正着。不过这可以解释为麻痹大意，并不说明他的无能。

他在这方面的嗅觉至今还很灵敏，可谓训练有素，宝刀未老。前些日子我们到内部书店买书，先生将书店里陈列的图书巡视一圈之后说：“这个书店肯定换了经理。”

我想验证一下他的眼力，问了问书店的售货员，果然如他所料。和往常逛内部书店不同，那一天我们什么书都没买，估计在这个经理掌权期间，是买不到什么有意思的书了。

建国以后，改行从事经济部门的工作，在同级干部中，他的才智、工作成效也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有时他看上去有点傲气。像他这样办事的人，这样办事的能力，还不该傲一傲吗？他要是没有一点傲气倒让我奇怪了。

今年，距他心脏搭桥手术已经10年了。刚做完手术的时候，他看上去真好。可是现在走快一点就气喘，腿脚也不灵便，上下台阶都感到困难了。看着他那困难的样子，谁能想到，这个气喘吁吁的老先生也曾当过足球健将，直到一跤摔断了胳膊改打网球后还是风头足健？

要是“正大综艺”给我出个题：对你先生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半路上和他相遇，对他的光荣历史不甚了了的我，眼前却时常出现在各种危急惊险的情况下，怀揣着党交给的重要任务，急匆匆走着的他。

他把一辈子都贡献给了这个党。

一辈子算得了什么？

他是把他的聪明才智、人生态度、远大抱负、浪漫爱情、青春年少……这些人的一生中很重要的东西，都贡献给了这个党。临到从无风三尺浪的圈子里退出来，才有可能重续风流。可是，就像他在镜子前头自言自语说的：“老了，戴什么都不行了。”

他的皱纹看上去也真的像个老人的皱纹了，想来我也同样。母亲退休的时候，不正是我这个年龄吗？到她去年过世，不过25年，人还说是高寿了。

而这一年里，我不但生了稍一疏忽就非同小可的病，也面临着几乎精神崩溃的危险。不能，也没有那个力气照顾他了。

有时听天由命地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散漫地想，总有一天，你就是想努力也努不成了，你只能眼巴巴地瞅着万般风光在你的面前流逝，隐去，消散，消融……

眼看着大家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不免恐怖地想，我们都得面临亲人们一个个离去的痛苦。我不知道是像妈那样突然而去的痛苦小，还是渐渐地凋零、枯萎的痛苦小？

1992. 11. 15 于北京

1993. 1. 18. 补遗

方 方

## 都 市 闲 笔

### 跳 舞

跳舞愈来愈由时髦变成了普遍。我因不好跳舞曾遍问于舞客：跳舞好处究竟何在？舞客们回答大多言词凿凿铿锵有力，大约如下：

一为交际。中国向来缺乏交际场所，老去的年代茶楼酒肆算是一处，而今茶楼锐减，似乎只有公园深处偶见一二。一壶清茶，两把竹椅，三五个游人，萧条之气只适宜静默地参禅而不适宜热闹着交友；酒肆虽多，可公款前去有违纪之嫌，私款前去耗了钱财又难以尽兴（花自己的钱到底还是心疼），故而远不如去舞厅来得雅致脱俗。在此曼舞轻歌之中，玉盏催传之际，公事公办的面孔一律变得亲切和蔼，隔行如隔山的冷漠陡然作烟云散尽。人心一松，百事易成。拉不拢的关系自然拢了，谈不成的交易顺当成了，交不上的朋友不知不觉而成为知己。舞友来自五湖四海，天下事便于这轻松之中晓得了一半，人生的世界为此而豁然开朗。

二解寂寞。八小时下班回家，文化生活只有一点，电视电影多在教育你应该如何如何，不应该如何如何，与单位领导每日所言大同小异，令人耳累；小说读来没劲，更兼好多字不识；而老婆孩子加起来才两个，难以使家中有娱乐气氛，莫如信步舞厅。古人云：“嚶

其鸣矣，求其友声”，舞厅内多设有卡拉 OK，遇上一二与己一般无聊的客人，互相唱和，赠答有礼，尔后舞上几曲，一晚上便歌舞着过去了，不曾记得自己有过的孤独和寂寞。这一举远比闷在家里学文人雅士将孤独作为美丽来品味和享受要实际和高明得多。

三则为忘忧。职称没评上，奖金无端遭扣，领导莫名其妙训人以及老婆跟别人好了，男朋友变心诸如此类的事儿，若关起门来细想其来龙去脉，必是愈想愈悲愤万千。冷不丁会有自杀或杀人之欲念。如若甩手出门，入那灯红酒绿之舞厅，结果就不一样了，时下唱歌兴“西北风”，跳舞兴“迪斯科”，于急管繁弦、虎啸狼嚎中将悲或愤倾泻一尽。当汗流浹背人困马乏地回家时，想必已了无自杀之意，亦无了杀人之力。可谓舞厅解恨，安定团结。

四为享受人生。享受者多为两种。一种是有钱享受，另一是攒钱享受。前者为显示钱财，携上一二女友（多半不是老婆），女方必两腮粉红，眉眼施黛；言如燕语，歌如莺啭，于这珠围翠绕、莺燕歌语中，呼风唤雨，挥金如土，其英雄气概又是如何了得。后者则为显示气魄，欲称做潇洒状。平日里节衣缩食腰带勒紧，手头上终于有了几个钱，对于久已向往的锦衣玉食的生活有了可以一窥的机会，于是邀朋请友，声称过一回人的日子，一派风度地光顾舞厅。一向只能握手的女性朋友可堂而皇之搂在怀中；一向只能看领导和歌星拿的“麦克风”亦可操于己手且放肆地说唱，彩灯闪烁中恍惚已身临富贵豪华之境，大有率先进入共产主义之快感。

五为锻炼身体。此一说别具新意，不过颇给人一点拉大旗作虎皮之印象，姑且不论。

曾几何时，我也是个热情的舞客。自一九八三年在大连海滨女作家谌容大姐启蒙之后，一度逢舞会必参加，并且做过不少文人的启蒙师。但八、九年过去了，我对跳舞越来越兴趣索然。舞票涨价自然使我不敢进出于舞厅寻欢作乐，为此想要跳舞只有仰仗公家。公家舞会多半是在开会或联谊活动结束后之后举办，这就带来了

一个弊病，即：舞场上大多是熟人而非自家所带舞伴。熟人不一定是合适的舞伴，邀上你却不能象拒绝生人一样拒绝之，这就非常糟糕。有熟人者，蓬头垢面，眼角黄嘴角白，走近你即有汗臭扑面而来。这倒也罢了，都是百姓，乘船挤车到舞厅，谁人不是一身臭汗？只是那老兄若是为了掩臭或是为了风雅，于臭上又喷上些香水，香臭交融，混合为别一种异味，挟了此味，邀你共舞，那就活该你痛苦万端了。料想一分钟如同百年。亦有熟人，背后骂你骂得要死要活，此一番却笑容可掬地请你跳舞，明知非友，又拉不下脸面拒绝（人家毕竟没有当面骂嘛！），咬牙上场，且不得不与之勾肩搭臂，一曲下来，满心生厌，自己都瞧自己不起，有如吃下一只苍蝇。设若一场舞会下来，连连吃下几只“苍蝇”，你哪里还会对跳舞有兴趣？所以我宁可坐在舞厅之一角，看别人或交际，或解闷，或泄愤，或享受，或锻炼身体，或吃“苍蝇”，此乐趣倒也真不比跳舞差矣。

## 看 病

看病现在越来越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了。进了医院，你就会觉得一场比病痛还让你痛苦的事件即将开始。

毫无疑问，排队是个序幕，并且它还像一个保留节目，一直坚韧不拔地陪伴着你，不等你走出医院的大门它决不罢休。挂号，排队；就诊，排队；划价，排队；交费，排队；取药，排队；倘若你要化验、照片子、以及做B超、做心电图等等，你还得豁出你的命去死去活来地排到底。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谁叫人口这么多？谁叫偏又有这么多的人去生病？不过好在我们每个人排队已成习惯，因为生活中干什么都得排队，就好像我们是为了排队才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医院的这个序幕也还算没吓住我们什么。

下一步是该去见医生了。不管是实习的还是代班的或是正式的甚至是专家门诊，我相信你一定是受电影影响很深的人，一见他们就容易想起电影画面里的“白衣天使”微笑的形象。所以你对他



们发黄的并偶尔可见斑斑迹迹的工作外衣以及横眉冷对的面孔有猝不及防之感。当然虽不是百分之百的他们都如此这般，但百分之七、八十这个数字还是很轻易地可以达到的。你当然明白了自己得小心翼翼，因为到底你的病得由他来论定和医治。所以须极虔诚地叙述你如何如何了，他有没有听见你是一点都不知道的，虽然他的笔下是龙飞凤舞为你写着什么，可你也知道他的嘴也并没有歇着，他始终是在同他的对面坐着或者他的旁边站着的一个同行聊着什么，比方刘晓庆到底有多少钱以及约翰逊得了爱滋病之类。你的心里自然“扑通”得厉害，你恐怕他在谈笑间将那个“爱滋病”不小心写入了你的病历里，就像有一回一个外科大夫不小心把棉纱球放在你的阑尾那儿没拿出来一样，那你就从此说不清楚了。

只用了三分钟不到，还不及你排队所费的一半时间，你的病看完了。你对着阳光使劲地照了照病历，终于弄清了上面决无爱滋病三个字，你放下心来，然后去划价。你知道自己这次的病并不严重，只是咳嗽而已。可等你划了价出来，你才吓了一跳，因为你的药方价格上分明地写着六十多块或者八十多块这样的数字。你的咳嗽因之而立即加剧。你的单位已经改革了，医药费得自付，而你的工资还没来得及改上去，这一咳嗽便咳去了你三分之一的月薪。你想去退，另一个也是一脸愁容的人告诉你不要去自讨苦吃。医生是不会让你退的，因为药越卖出去得多，他们的奖金就越高。要说这还是对你客气的，没让你去透视去做B超以及去操练一遍所有与肺部有关的仪器耗去你半生的积蓄真算是你莫大的荣幸，别说你还真有些咳嗽。你当时对此言论持不信态度。但马上就又会有另一个面色惨然的人出来做证，说是他因咳嗽而被透视，结果一透便有结果出来：肺癌。而且已经不小了，阴影足有 $4 \times 5$ 个大。吓得一家人都抱头痛哭，亲朋好友都来作最后的探望，身后事情一应安排停当，积蓄花得一干二净。再去请专家复查，说是什么也没有。再三问之，方忆起透视那日胸口长疔，贴了张 $4 \times 5$ 的伤湿止痛膏。如